

征象。“血不利则为水”,瘀血的存在加重水液代谢的障碍。临床观察病程越长,瘀血阻络证越明显。治疗常用桃仁、红花、川芎、赤芍、益母草、水蛭等活血化瘀,且血水同治,以消除糖尿病标实之瘀。任老认为糖尿病肾病晚期存在湿浊停滞病机,糖尿病肾病发展至肾功能衰竭期脾肾衰败,水湿浊邪壅滞,气机升降失常,气机逆乱而致“关格”,症见呕吐不止,大小便不通。治疗重视泄浊和胃,临床常用大黄通腑降浊,土茯苓、清半夏、白蔻仁、薏苡仁、佩兰、石菖蒲等祛湿化浊。

糖尿病肾病为本虚标实之证,任老主张平补缓泻,若治以峻补之品,则有“闭门留寇”之害,治疗以平补为上,用药性平和之何首乌、山药、枸杞子、菟丝子等。糖尿病肾病晚期,多有腑气不通、浊毒壅塞之证,“给邪以出路”,通腑泄浊为正治之法,但峻泻之品,恐伤正气,治以缓泻,或峻药缓用,如大黄与牡蛎同用,或用酒军缓其峻性,或用泻药保留灌肠。对于本病水肿,不可过用攻伐,或久用利水之品,以免损正伤阴。

3 补肾健脾益髓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

任老认为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根本在于脾肾虚损。本病的发生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失养,劳倦过度,或外感六淫、药物邪毒等,日久损伤脾肾。脾肾为气血阴阳化生之源,肾虚精亏,骨髓不充,精血无以化生;脾虚气弱则不能化生血液,致气血精液亏损。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以脾肾虚损为本,瘀血为标。因脾虚则气血生化无源,血亏则脉道空虚,气虚无力推动血行,血流缓慢而致瘀血内停;脾虚统摄无权,致

血溢脉外;肾阴虚,虚热内生,扰血妄行,离经之血即是瘀血。正如《血证论》所言:“离经之血虽清血,清血亦是瘀血。”瘀血久留不去,则致髓海瘀阻,影响骨髓造血,所谓“瘀血不去,新血不生”。

任老治疗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以补肾为主,脾肾双补,脾旺则气血有所生化,肾精充足则髓有所充养,精血自生。补肾用药上,温肾常用淫羊藿、补骨脂、巴戟天、肉苁蓉、锁阳、杜仲等温而不燥之品,附子、肉桂辛燥之属当慎用;滋肾常用熟地、何首乌、枸杞子、女贞子等,善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龟板胶、鹿角胶、阿胶、紫河车之类,正如叶天士所言:“血肉有情之品栽培身内之精血,多用自有益。”依据“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理论。温肾时少佐以滋阴之品,“阴中求阳”;滋阴时少佐温阳之药,“阳中求阴”,临床多能收到良效。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均有不同程度倦怠乏力、纳呆、面色萎黄、低热、脉弱等脾胃虚弱症状。“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常选用党参、黄芪、白术、山药、茯苓等益气健脾。健脾益气可化生血液,统摄血脉,使血循常道,不致外溢。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任老常佐用活血化瘀药,去瘀生新。由于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血小板低下,易见出血倾向,使用活血药选用赤芍、三七、茜草、当归、鸡血藤之类,活血而不破血,止血不留瘀;不宜用三棱、莪术等破血之品。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复感外邪而表现为出血、发热时,常用金银花、连翘、羚羊角、蒲公英、水牛角、生地、丹皮等清热解毒凉血药,可结合抗感染、激素、成分输血等治疗。

(收稿日期:2011-09-13)

(本文编辑:张磊)

· 中医英译 ·

中医英语翻译的“得信忘雅”与“得雅忘信”

陈方敏 彭万年

【摘要】 “信、达、雅”是翻译的三个标准。由于中医语言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医英语翻译时难以兼顾“信”与“雅”,译文往往是得“信”而忘“雅”,得“雅”而忘“信”。通过语言国情学的理论特点,初步探讨中医语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旨在使中医英语翻译在忠实地传达中医原文意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在译文中反映出中医语言的文化信息,真正做到达意传神,信雅合一。

【关键词】 中医英语翻译; 得信忘雅; 得雅忘信; 语言国情学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2.02.016

“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作者单位:529500 广东阳江市人民医院中医科(陈方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彭万年)

作者简介:陈方敏(1981-),女,博士,医师。研究方向:中医经方的临床应用,中医英译。E-mail:chenformi@163.com

是严复提出的三个翻译标准,这三字标准高度概括了翻译所应达到的理想要求。“信”指要如实传达原文的内容,不允许对原文有任何歪曲或篡改,是翻译的最基本要求。“达”指译文要顺畅、通俗,是翻译的目的。“雅”指译文要有文采,要有美学价值,既体现在修辞、文体和韵律等方面,又

体现在文化、国情和心理等方面。“信、达、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信”,“达”和“雅”毫无意义;没有“达”,“信”和“雅”不可能产生完美的艺术效果;没有“雅”,译文和原文只可能“貌合神离”,“信”和“达”也不可能实现^[1]。由于中医语言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鲜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中医英语翻译时难以兼顾“信”与“雅”,很多时候译文往往是得“信”而忘“雅”,得“雅”而忘“信”。

1 中医英语翻译得“信”而忘“雅”

看下面的一组例子:白虎历节——acute arthritis;双乳蛾——bilateral acute tonsillitis;五更泄——morning diarrhea;破伤风——tetanus;瘰——goiter;地道不通——menopause。这几个中医术语的英译文都如实传达了原文的意思,没有明显的歪曲或篡改。但这些中医术语中却蕴含着丰富的中医思想文化特色,译文中却难以体现这一特色。

“白虎历节”指的是当风湿发作时,疼痛剧烈,遍历全身关节,就像被老虎咬住一样,痛得难以忍受。该术语使用了借喻的修辞手法,形象生动地概括了风湿病的发病特征。而“acute arthritis”(急性关节炎)只是对应了该病病理特征的称呼却没有形成修辞上的统一。

“五更泄”是指黎明前出现的一种泄泻。古人把时间具体到“五更”,这段时间指的是凌晨 3 点到 5 点。认为此段时间阴寒较盛,阳气未振,肾阳虚衰病人易出现泄泻。古人认为人体脏腑阴阳平衡与自然界时间变化规律息息相关。《皇帝内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所以才会有“五更泄”一说。译文“morning diarrhea”是“晨泄”,意思大致一样,但文化内涵方面不统一。“morning”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的解释是“(a) early part of the day between dawn and noon or before the midday meal; (b) period from midnight to noon”。也就是说,午夜到中午这段时间都可以算是“morning”的范围。“morning diarrhea”体现不出中医学中的时间文化特色。

“破伤风”在中医学中指的是皮肉破伤,风毒之邪乘虚侵入而引起发痉的一种急性疾病。“风”提示了本病是由“风毒之邪”引起。“风邪”是中医外邪致病学说中的一种,是古人根据自然界风的气象特点,与人体临床表现相类比,经过反复的实践验证,不断演绎归纳出来的。体现了中医学人与自然环境相统一的整体观念特点。译文“tetanus”的意思是由破伤风杆菌侵入人体而致病,难以传达中医术语中包含的中医理论特色。

中医里的“瘰”是甲状腺疾病的总称。包括西医学的单纯性甲状腺肿、甲状腺炎、甲状腺机能亢进、甲状腺腺瘤、甲状腺囊肿及甲状腺癌等。古人云:“瘰,婴也,在颈婴喉也。”婴有缠绕之意,是指颈前结喉两侧肿大的一类疾病。瘰在中医古籍中有多种瘰病之分,如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瘰瘤论治》中载:“坚硬不可移者曰石瘰,皮色不变者曰肉瘰,筋脉露结者曰筋瘰,赤脉交结者曰血瘰,随喜怒

消长者曰气瘰。”其中,现代医学所说的颈部血管瘤也归属筋瘰或血瘰的范畴。瘰病的分型体现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想特点。“瘰”译为“goiter”(甲状腺肿),虽然对应意思大致一样,但隐藏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文化特点。

上面几个中医术语的翻译都与原文的大意十分接近,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大致传达了原文的表达信息,但难以体现出中医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和思想内涵,也就是“得信忘雅”。另一方面,英国语言学专家魏迺杰(Nigel Wiseman)认为,中医英语翻译若缺乏英文的自然对应词时,则尽量择取等化性对应词,并将比喻的含义尽可能保留。达到了“雅”的标准,是否就能达到“信”的最基本要求呢?

2 中医英语翻译得“雅”而忘“信”

再看下面的一组例子:牛皮藓——oxhide lichen;鹅掌风——goose-foot wind;鹤膝风——crane's knee wind;桃花汤——peach blossom decoction;开鬼门——open the ghost gates;天行瘟疫——heaven-current warm epidemic。以上几个术语的翻译和原文所运用的修辞手法一致,有形象生动的语言特色,且具有较强的回译性,但对不了解中医文化的外国读者来说,就如读天书了。

“牛皮藓”相当于西医的银屑病(psoriasis),译为 oxhide(牛的皮)lichen(苔藓),让人不知所云。“鹅掌风”和“鹤膝风”实际上相当于西医的手癣和膝关节结核。

“桃花汤”是中医的一方剂名称,由赤石脂、干姜和粳米组成,因方中赤石脂之色红赤,煎成汤时色如桃花,故有“桃花汤”之名。译文“peach blossom decoction”是使用了以颜色命名的方剂译法方式。但同时,可能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偏差,误认为该方剂是以桃花作为君药而命名的,实际上组方里没有桃花这一味药。

“开鬼门”指的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鬼门”指汗孔。“鬼”通“魄”,肺藏魄,外合皮毛,汗从皮肤而出,故称汗为“魄汗”,称汗孔为“鬼门”,“开鬼门”就是发汗法。译文“open the ghost gates”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使人难以领会到中医利用这一形象的术语所表达的治疗手段。

中医学讲的“天行”就有“流行性”(epidemic)的意思。“天行瘟疫”译作“heaven-current warm epidemic”重复了原文的意思,且将“天行”译作“heaven-current”也会使人费解。李照国主编的《简明汉英中医词典》里将“天行瘟疫”译作“pestilence”,此词在英语中的意思是 deadly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spreads quickly through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esp. bubonic plague(瘟疫,尤指鼠疫),与“天行瘟疫”所包含的意思相当接近。

3 中医英语翻译“信”与“雅”的统一

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医英语翻译难以取得“信”与“雅”的统一,得“信”忘“雅”使中医翻译走向西化,体现不出中医语言的国情特色。得“雅”忘“信”使本为科技文体的中医术语得到过多的装饰,不仅不能传达原意,

还可能歪曲原意,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为什么中医英语翻译难以达到理想的“信、达、雅”标准呢?答案在“语言国情学”里。语言国情学是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的一门崭新的学科。七十年代以来,苏联教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作为对外俄语的教学实践中,做了大量的教学理论研究工作,使外国学生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了解苏联的文化和国情。语言国情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医英语翻译专家李照国在谈到“民族性原则是中医用语英语翻译的原则之一”时指出,“语言国情学”是研究语言和民族文化背景之间关系的一门科学,其理论核心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中的绝大多数词语在别国语言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词汇,这些词汇是全人类语言的“共核”,反映了世界各民族共有的事物和现象。但是,一种语言中总有一些反映该民族特有的事物、思想和观念在别国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如中国儒家信奉的“礼”、中医的“阴阳”等。它们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色,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2]。

笔者认为,语言国情学的概念引申到中医语言就是:中医语言国情学是研究中医语言和中华民族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中医英语翻译的过程也是认识中医语言国情的过程。中医语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语言体系,既有科技文体的特点,又有文学文体的特点。这部分语言不仅用于描述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特征,还蕴涵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中医语言内蕴涵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体现中医学哲学思维方式特点的术语。如“阴阳”、“五行”、“精气”等。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中,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出现“先天之精”、“阴平阳秘”、“五行相克”等中医术语。此类词语在英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语,也无法采用“借用西医用语”的翻译方法,所以有专家学者认为,此类词语最好采用音译法。如将“阴、阳”译为“yin, yang”,将“气”译为“qi”等等。这种音译法既符合“语言国情学”的要求,又有很好的回译性。

体现取象比类和联想意义的中医术语。如“金水相生”、“母病及子”、“风邪”、“湿邪”、“内寒”、“内热”等。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环境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古人认为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即“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也体现在中医语言中。如湿为长夏的主气,长夏时节阳热很盛,雨水很多,热蒸水腾,潮湿充斥,此季节里,人易出现湿性的症状,如大便溏泄、水肿、妇女白带量多、湿疹等。经常处于气候潮湿、水中作业等环境的人也易出现上述症状。古人根据自然界的这一气候特点和人体由此所表现出来的症状特征进行比类和联想,归纳出“湿邪”、“内湿”等病因病症术语。此类词语在英语中也有相对应的词语,如“风”译为“wind”,“母病”译为“disease of the

mother organ”。译文保留了原文独具文化特色的语言形式,虽然相应的英语词汇没有这层文化色彩,但这样的译法可以促进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为外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使用修辞手法的中医术语。如“鹤膝风”、“双乳蛾”、“蛇窜疮”等。“鹤膝风”是因病后膝关节肿大,胫股的肌肉消瘦,形如鹤膝而得名。“双乳蛾”以扁桃体发炎时形似乳头,状如蚕蛾而得名。古人对病理现象的命名采用了惟妙惟肖的比喻方法。若此类术语直译成英语则很不好理解,虽说直译法更有利于保持中医的固有特色,但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若在英语中有相应的说法,就可以采用意译法予以翻译。如“鹤膝风”译为 arthroncus of knee(膝关节肿大)。

由此可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背景的不同使各国语言蕴涵的文化意义也不一样。同一词语在不同语言中所体现的文化信息和感情色彩往往有天壤之别,这种差异源于各民族的不同认知角度。如汉语的“龙”和英语的“dragon”(龙),意思一样,但两者的文化差异甚大。汉语的“龙”代表帝王,我们有“龙的传人”之说,感情色彩是褒义的。而英语的“龙”通常是“罪恶”,尤其是“异教”的象征,感情色彩是贬义的。另一方面,不同的词语在不同语言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也有相似之处。如汉语的“杜康”和英语的“Dionysus”(狄俄尼索斯),两者意思不对应,但文化意义相接近,一位是中国的酒神,一位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西方还有位酒神巴克斯(Bacchus)。因此,有人将“杜康”译作“a Chinese Dionysus”。

4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语言国情学的特点,中医语言翻译成英语是难以达到“信雅合一”的,往往是得“信”而忘“雅”,得“雅”而忘“信”,正如《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的译文不美,美的译文不信。尽管中医古文译成现代文难度很大,再译成英文难度就更大,译者也不应仅满足于对中医原文指代意义的传达,而忽略文化信息的传达。如果仅满足于意思的传达,就将使中医翻译走向西医化。中西方社会背景文化差异虽大,但不同词语在不同语言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也会有相似之处。因此,译者应在深谙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在忠实地传达中医原文意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在译文中反映出中医语言的文化信息,真正做到达意传神,信雅合一。

参 考 文 献

- [1]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
- [2] 李照国,朱忠宝.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训练[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2:31.

(收稿日期:2011-09-27)

(本文编辑:钮丽霞)